



通學告兌糧呈

泰州儒學廩增附生負劉巖張愛鄭浙等



呈為兌糧坐派不均貽累乞速改正以除積弊以甦民困事竊照揚州一府所屬高郵等十州縣原額秋糧米共計貳拾壹萬捌千玖百有零每年額設起運正兌米陸萬石改兌米參萬柒千石本府每遇徵收之時各照州縣之原額分派正改之多寡歷越既久未聞變更如泰州原額秋糧伍萬陸千參百石以

數計之當一府總糧肆分之一以兌運言之  
該派正兌壹萬伍千之多比之隣境獨為加  
重苦于定額不敢告辭先年本府分糧俱照  
舊例公派或歲凶而為之量減或歲豐而為  
之量加雖有通融之時不改偏累之甚百年  
奉例輸納見存由粟可查迨自嘉靖叁拾年  
後驟加本州正兌米貳萬玖千陸拾壹石不  
知何故派單到州百姓驚駭即時具告有案  
在房不意此後連歲倭警地方有事之秋因

仍不改歲為定例迄今壹拾餘年受盡萬分  
困楚纔一通查始知為興化盡行改兌苦秦  
州盡坐正兌各州縣正兌仍照舊額不為興  
化而代賠各州縣改兌因得通減反借興化  
以攘利獨厚一縣偏累一州切思一府正兌  
不過陸萬石本州一處獨當其半八州縣共  
分其半一府改兌不過叁萬柒千石興化獨  
得叁萬九州縣共得柒千其偏重不均之弊  
不應什百千萬之殊若叁拾年以前原此額

派則亦何辭今不係原額一旦加徵彼八州  
縣種輕糧之田乃夤緣以減改兌之輕稅泰  
州同興化之水反額外代彼正兌之重糧有  
天無日不均之恨何自而平也况連年大水  
顆粒無收入戶艱難逃移過半私慮本分之  
糧尚恐輸納不前再加額外之派豈能須臾  
可活農等又極向隅之悲深切呼天之痛激  
切陳情萬不獲已伏乞軫念疲敝之極大開  
蕩平之塗查算州縣額例

國初迄于嘉靖之年原無偏重一旦變更萬民  
貽害懇復原額務使公平各守成規永無紊  
亂庶常賦之供人心悅服于無偏而垂歎之  
民性命稍全于旦夕矣

嘉靖肆拾年貳月

日

梁州告永折呈

泰州里老細民葉政丁濱等告為一方極天  
冤枉匍匐控籲懇乞垂恩急救百萬生靈事  
竊照泰州田糧坐派秋米伍萬有零盡屬下

河在高寶卻伯湖堤之內地形如釜每遇堤  
決并減閘水灌盡行滄沒與興化一望共成  
汪洋譬之人身高寶為入水之喉興泰為灌  
水之腹自隆慶參年以來堤無歲不決閘無  
歲不減田沉水底民窮刻骨死亡逃竄十室  
九空節蒙上司憐憫凡遇捐賑與高寶興化  
一視同仁節年成素歷歷可查今年洪水泛  
溢十分災傷已經委官踏勘申報在卷日望  
恩憫如農望歲近蒙

天臺軫念湖內地方將高寶興化議改永折獨  
遺泰州萬戶聞之驚惶號泣俱不欲生日月  
遺照覆盆含冤雨露獨偏向隅抱痛三方何  
幸一方何辜若謂州治高阜與興化不同則  
錢糧出產原坐湖內不在州治若謂地坐偏  
僻與高寶有異則錢糧輸納原出田土不在  
衝繁况一府漕糧泰州獨居其半比之高寶  
興化更屬繁苦今反不得與彼三州縣地方  
同議永折此萬姓洶洶腐骨痛心極天冤枉

歿不瞑目若不冒昧陳情下民迫切上天何  
知懇乞大開惻隱通查受害地方事同一體  
暫停疏議特委府縣廉能官負親詣踏勘是  
否田坐湖內攬接三方使覆盆之冤得覩天  
日同光向隅之悲獲蒙雨露齊潤半詞涉厓  
寸斬甘戮為此萬分激切拚效匍匐連名哀  
哀上告

萬曆貳拾叁年捌月

書兩呈詞後

右兩事兩呈俱泰州民瘼最鉅者當時士  
民呈詞不能盡錄錄此兩者以互見云夫  
泰州為興化代正兌至不均也興化以正  
兌移泰州盡從改兌而改兌復從永折并  
高寶亦比例焉泰州獨見擯棄至不均之  
中又不均也當路念興化厚矣然苦泰州  
特甚竟不知前時題

奏改兌之疏何以措詞而議之士民至今以不  
得一見為恨因竊意漕糧正兌改兌之派

原係漕司臨期調劑或其時在事者專厚  
興化暫為那移未經題請因泰州不知其  
故為可欺遂年年照派不復變耶迨士民  
覺之則已官更時改後事者置之不問矣  
蚩蚩之民則如之何今理數已極傳曰天  
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况  
三十年為一世又况今重以永折之議乎  
士民呈中嘆極天冤枉欲相忌於無言不  
可得已縱士民不言當路獨不一念乎何

可曰久則難變而置之秦越也藉令今日  
士民終不言積而多年其又將曰久則難  
變矣嗟乎當其時而言之也則曰業已成  
矣姑俟後議不聽後其時而言之也則曰  
前事久矣何不早議又不聽呼天而天聽  
則高呌闌而闌路則遠如之何可也泰州  
將終于覆盆不睹日月而見青天矣此今  
日士民之所以皇皇不佞之所以捐俸而  
實木以代為之說也不得已也詩曰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夫不佞  
誠憂之則何求

士夫公上院道書

節鉞鎮撫江淮某等均戴二天之庇山斗在  
望瞻謁無由感頌之私日焚香告天願江淮  
長有福星使家蒙恩而戶戴德世世不朽如  
周人之得召公則蚤夜所禱祠而求者也頃  
江工大議

聖明穆然重本原之思然而運道民生尚亦有  
兼利焉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近者淮南永折  
之請守郡者鯁鯁為地方至計顧高泰二州



寶興兩邑事同一體乃高寶興化得蒙浩蕩之恩叢爾秦州獨抱向隅之泣閭閻萬姓奔走呼號至聲走某等之門而責其不一聞於當路詞甚迫切某等謝不敏義不獲辭謹以公啓上記室其顛末具在里旅呈詞中伏惟留神省覽特賜採納使日月無遺照雨露不偏施百萬生靈免於不均之嘆諒仁人君子所不忍拒輒敢披瀝以聞干冒威嚴某等謹北嚮九頓首而緘之不勝激切悚息竚望之

至

復褚愛翁撫臺

謹拜雲函之辱方擬專使報謝不謂捧檄時程期則已將違矣趨上豐芭未遑一介之遣此衷日夕耿耿何意汪洋雅量無纖芥督過而歲籥方更復承垂念華緘再臨懇懇地方民瘼下詢借聽求明之盛意即古大臣風度尋常豈得望焉感服感服惟福星照臨淮海窮簷蔀屋凡幽潛閭閻得耀於光明蓋吏勤

其職閭閻奠於衽席非一日矣連睹大䟽翩  
翩然漸遠之想士民皇皇恐失所天

主上不遐遺東南豈忍奪其所怙恃而况台鼎  
需調眷倚尤切肯令得遂賢達之高致哉幸  
為蒼生自愛淮南大水滔滔東注高秦興寶  
田若釜底仰而受其瀰漫之害故此四州縣  
者未可以二視也所從來矣昨所司陳情永  
折獨言高寶興化不及秦州豈以秦州州治  
尚在高阜而田亦有上下河之分耶不知州

治之高一隅耳錢糧伍萬伍千有奇在上河  
者堽堽參千餘石其伍萬貳千盡坐湖隄以  
內與高寶興化一也今以州治一隅之高阜  
而掩四境濱湖之低下以參千零星之土地  
而掩伍萬重大之正賦此百姓所為日夜腐  
心而不得其平者也昨士民赴愬承老公祖  
洞鑒云䟽已上不可再䟽俟更為圖斯言傳  
布不啻朽骨而肉之即今獻歲發春矣久晴  
水涸將來必有久陰水漲之患不知後當何

狀儻為地方建議乞老公祖詳察俾泰州仍  
前得列於高寶興化同類而共議之地方幸  
甚諒仁人在事小民自無向隅而泣者乃承  
清問下及輒敢布其區區伏惟台慈鑒其懇  
惓而矜其所不逮臨楮不勝瞻仰感祈之至

與劉彬菴州守

歲臘承翰惠遠貽潦草裁謝春日載陽福履  
綏之惟我樂只君子有馬可不問而知也念  
間雲緘再臨讀諸公移具見留心民瘼灶苦

逋負民代賠贖不佞有慨於中久矣昨敬止  
集中曾備悉其狀今賴處分明妥得請於當  
路報可黎民尚亦蒙休哉可為一快第文中  
猶有運司再議一節恐為偏見者所梗湏力  
持之使久而行可也永折事部議已久三州  
縣矣而敝州不與終為覆盆之冤往撫臺曾  
命候直指公到日士民訴之幸仁者力為周  
旋不佞即綿力亦不敢自愛以負桑梓盡命  
葉政口傳矣春耒善病率爾不次

與郭一陽太守

惟明臺天下鉅品也不腆維揚獲借而儼然  
辱臨之使戴有福曜其何幸厚焉期月以來  
德政覃被其霑濡而潤澤之也若嘉禾之得  
膏雨其起斂而登於理也若痼疾之遇神醫  
維士與民並受其賜輿人之頌蓋十州邑如  
一口矣明臺何脩而得此聲於士民間哉竊  
觀真純愷悌可貫金石發夜孳孳無一念不  
在閭閻也者誠能動物慈可使衆有體有用  
固宜然爾此豈驩虞之小術簿書之俗吏可  
同日而道也不佞宇下一人也曩自閩還渴  
擬樞趨慰仰止之思而往來邗水玉體方靜  
攝謝客無能望見顏色獨從閭巷得條議讀  
之高寶比例興化請從永折詞意慳惓一言  
一淚即夏禹由溺之思伊尹若推之耻蔑以  
過矣而敝州小民若猶有不勝其雲霓之望  
者不佞曉以大義謂明臺豈有意軒軫毋亦  
被水曲折偶未得親於目擊而額賦捐減尤

難竝請於一時次第而需之仁如明臺必當  
不竟遺爾爾頃細民又渡江來言明臺今以  
河道復有條議詢其故則小民一一口誦其  
詞曰伍越潭等處衝決九口一時堵塞不及  
滔天之水建瓴東注由邵伯鎮高郵寶應至  
興化鹽城一帶方圓數百里俱成湖海廬舍  
桑田漂沒殆盡本府親詣踏勘平地水深丈  
許男婦老幼巢居木處哭聲動天聞之不覺  
痛心淚下嗟嗟此小民之天數而亦付之無  
可奈何也條議若此泰州不與焉不佞因復  
曉之曰若輩不觀議中由邵伯之文乎夫曰  
由邵伯則踏勘未嘗至泰州矣踏勘未至則  
泰州之水安從見之所謂方圓數百里泰州  
當十之三高寶興鹽共十之七以明臺仁心  
愛民於彼且云痛心且云淚下豈其獨厚十  
之七而薄視十之三者特見不見之分數耳  
使並見之則痛心淚下泰州豈宜在高寶興  
鹽之後耶夫何成心之與有細民聞斯言也

至感動泣下乃又言曰昨者之議永折也熟  
於耳聞今日之議河道也出於目覩以茲本  
原之地耳目聞見泰州一不得與上而兩臺  
又上而

廟堂將惟本原之地之言是徵是信泰州不終  
覆盆矣乎夫前此未永折也猶與高寶興鹽  
無別也今永折而不及也則迥然區以別矣  
前此治湖有公移也猶與高寶興鹽並列也  
今公移而不及也則災不列於湖內矣是日

月之容光不照而雨露之膏澤不被也日月  
雨露誠然無心彼不照不被者一何不幸也  
與哉為今日計必得吾使君遍下河之境盡  
數日之勞或由高寶登舟從興化至泰州登  
岬或由泰州登舟從興化至高寶登岬一一  
咨詳覓其連界被水之因考其田賦多寡之  
數庶日月之明徹於蔀屋雨露之潤均於枯  
稿子其謂何不佞謝不敏信如細民之言儻  
亦自芻蕘可採者乎不得已備述以轉聞於

臺下而佐以小刻夫老公祖之愛民甚矣愛  
則仁仁則必善求隱癘愛則虛虛則必能受  
盡言輒敢披瀝至以竊謂刻印銷印總歸無  
我開說布公古之節今日之事請明臺如  
細民言親舉三五畫境內遍寓目焉儻肯破  
拘寧之成議毅然為請于上以明前者得其  
概今者得其詳則未能不偏詳則始無不  
被無妨先後異同必使彼此畫一此大公無  
我之度古豪傑之盛舉也即不然容細民具  
詞於兩臺然後因而往勘以復于上為言其  
狀叢爾泰州猶僵人也今則生之又白骨也  
今則肉之庶幾哉不朽之澤世世頌義惟均  
矣干冒威尊皇懼無已伏惟矜咎而貸其愚  
顛幸甚

簡蔣元軒代巡

惟大江以北長淮以南臺下甘棠遺愛存焉  
今承

簡命復持繡斧而臨察之

聖明重本原之地特畀以舊嘗經理之臣而東  
人懷衮衣之思于今得再見威儀之盛蓋觀  
風問俗今昔雖殊而駕輕車就熟路有不煩  
諮諏詢度而具得其肯綮者吏鮮伏奸民無  
隱瘼豈不千載一時哉頃聞維揚之境已奉  
有車轍馬跡矣不佞棲遲舊京無能隨諸父  
老率子弟伏謁馳駟徒東望瞻戀有懷靡及  
而已謹專人代布積悰其齋沐而請者則有  
一焉漕隄內外年苦鴻水高秦二州寶興鹽

三縣利害無兩此臺下所夙知也四方耳食  
往往言水但知高寶興化不知泰州幸而地  
方報災請蠲則前此未聞有為區別者即四  
方不知庸何傷頃所司議水折則迥然區別  
甚矣百姓皇皇謂自今以往泰州不得與高  
寶興化同論水也而反擠而列於江都通州  
等郡邑之間覆盆含冤何日白之夫水患曲  
折不見知於四方豈亦不見察於守土者耶  
守土者懇懇為地方誠亦無心顧未見其形



勢曲折耳不佞慨然有感繪圖著論明五州  
縣一體之義反覆其詞說分別其門類代父  
老言詳具剖劄中以惟留神省覽焉昨撫臺  
老公祖諭士民臺下按部時更為詳議蓋  
永折之䟽撫臺先已具題今必待臺下補其  
缺略不致前後異同此事理之必然而亦撫  
臺不得已加惠地方之至意也惟臺下之留  
意幸察他如改兌之不均也秦州代賠於興  
化水利之不治也興起有待於專官此皆大  
害大利萬姓所日夜喁喁而望者儻蒙採擇  
不啻生歿而肉骨也世世不朽干冒威尊臨  
楮悚息

與曲帶溪海道

曩者過里門辱臺下眷禮優厚重九登高嘉  
樹傳觴意烝烝如也迄今改歲心醉無已時  
十月入南樂欲脩咫尺之書為謝而河上方  
嚴知旌旄日駐清江黃浦之間遠莫脩訊然  
而此心未嘗不汎汎然與河流共長耳臺下

久勞

國事心煩於慮而身任其瘁此大禹由溺之思  
所以三過其門而不入也頃聞平成就緒  
朝廷將有異等以旌殊庸峻陟可跂而俟矣明  
德不亦遠乎直指巡行聞臺下近始歸臨海  
陵謹致一介之使上候起居臯者永折之議  
百姓皇皇尚無底止此不特不均之嘆而已  
蓋聚族而言曰前乎此也高秦寶興同有被  
水之實幸無區別之名今則黜之使不與高  
寶興化並列而乃躋之使上與通州江都同  
科不幸而有被水之實矣又不幸而蒙不水  
之名矣冤哉乎其區以別也若不及今自明  
年復一年終覆盆不白矣是以如是其急也  
即如改兌一節當時在上者不明示以攤派  
之故在下者竟莫知其攤派之由一生厲階  
迄今為梗至容容無所告愬前已誤矣可再  
誤耶信斯言也迫切之情無惑乎其皇皇也  
不佞甚哀憐之為繪圖著論以明一體之義

詳在劄刷中專用馳獻伏祈留意幸察廓大  
公無我之度弘虛懷翕受之誠以塞百萬生  
靈仰望功德無量世世不朽今直指公按部  
千載一時昨撫臺諭士民有候直指公會議  
之說矣泰州固台下之畿甸也能無厚望乎  
水利專官一論不識有當事理否統惟採納  
幸甚不佞當入

賀晉謁非遙臨藉徒倚之至

再以劉彬卷州守

前葉政回具書以上尋聞民竈分徵之議格  
而不行昨見原批有運司再議之文僕固已  
知其不可得如意矣甚哉和衷共濟之難也  
天下事往往如此亦無足異然不知後當作  
何處分懸念無已聞直指公按部士民懇永  
折事諒門下必已控之直指公此千載一時  
也然士民非苦苦必求永折乃其情則甚不  
得已焉蓋前此高寶興化未奉永折則泰州  
雖與同其害而未有顯然區別之者今則形

之章奏以泰州不列於高寶興化之間而躋  
之通州江都之列不知水之至也能免泰州  
使不為害如通州江都否耶有水之實與高  
寶興化同其害而不水之名與通州江都同  
其利甚矣其不察也失今不剋將又如往年  
改兌故事矣百姓安得晏然而已乎勢窮數  
極改兌之事方且追怨不已前日已誤今日  
豈容再誤何恠乎百姓之日皇皇耶僕聞父  
老巷議不勝哀憐故為著書其詳具在刺中

謹以奉覽蓋今日事不在辨折與不折而在  
辨水與不水必請本府太守公親詣踏勘遍  
泰州興化高郵寶應之境無一處不到而後  
知五州縣同界一體水不水之故可得而議  
矣即今久晴水落而沉田獨多且疆理辨識  
正在此時此第一義也不然雖百喙無益爾  
僕已致書詳言矣惟門下力贊之地方幸甚  
入

賀在即晤對非遙餘不瑣瑣多贅

再與郭一陽太守

永折之舉老公祖業已建議撫臺業已具題  
士民豈不知而必欲臺下再請豈不强之以  
所難哉昨年泰州亦從改折矣豈又不知臺  
下之恩而必欲為此無厭之求哉蓋改折之  
恩在江都通州是偶灾也永折之議在高寶  
興化是常灾也此水不水之別也泰州之水  
常灾本與高寶興化同其實今日之論偶灾  
則與通州江都同其名此名實不得辨百姓  
所為皇皇而不已也今春泰州水落高寶興  
化亦未嘗不落也高寶興化伏秋水發泰州  
亦未嘗不發也其地勢疆界一而無二者也  
其與通州江都自是不同此非親勘不可得  
其曲折親勘有一處不到亦不可得其顛末  
此百姓所以披瀝而敢請之臺下也夫上之  
與下血脉貴相通也通則下喻上之意上察  
下之情無壅闕而有貫徹一體之義也不相  
通則上厭下之眚下怨上之偏有隔絕而無

洞達交疑之道也明臺條議偶未及於秦州  
百姓未嘗不信其無成心矣百姓皇皇而請  
自其不得已之情明臺虛懷雅度亦豈有不  
諒其民若哉即先後異同適足以見臺下天  
地父母不偏不倚之公耳若曰業有成議不  
信秦州之同於高實興化也則百姓之情無  
以自達於上矣僕固諒臺下之必不爾爾也  
冒昧至此或罪或罪至水利專官一節似今  
日對症之藥臺下若能採納而行之則五州  
縣並受其福豈惟永折不煩再請即興化改  
允且可復還舊額平成之利世世將永賴焉  
其詳具在刺中伏惟留意省覽入  
賀在即諸侯面布不宣

上楊后翁總河

惟

國家大政凡幾而其最艱鉅者無如治河蓋天  
人之際難言哉他政專屬之人惟治河則天  
人參焉其初也天也而以人挽之其後也人

也卒以人勝天矣然其挽之也與其勝之也  
又非可役其私知臆見以與天角也因天之  
道順地之宜利之而已矣故曰禹之治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人之言曰禹之治水也易今  
之治水也難禹之治水也疏之淪之決之排  
之任其入海而止故曰易也今之治水也上  
陵園中漕運下民生歟一不可必兼利而後為  
治故曰難也不佞竊不謂然禹之治水在禹  
貢一篇矣不曰水而曰貢治水所以任貢也  
后稷教民稼穡與禹並時而興國計民生治  
水焉依兼利而治所從來矣奈何曰徒任其  
入海而止耶故知禹之所以兼利則知今之  
所以兼利矣知禹之所以為難則知今之所  
以為難矣其挽天運而以人勝之也未可以  
古今難易兩言之也禹之治河也主於分禹  
之治淮也達於河則淮之從河入海也自禹  
時已然朱考亭謂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為  
記者之誤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實今

人強為之解終是可笑吳臨川謂禹時江淮未通揚州入貢由江入海然後達于淮故曰汭于江海達于淮泗由斯以言則淮之合於河也與其不能注之江也地勢自天而建誰可違之禹行所無事正謂此類故以今淮南之地勢考之而蓋信禹之治水也水之道也吳夫差始開邗溝隋人廣之不過通水於淮設立閘壩以濟舟楫若今之漕運是已未有可因而導淮強使入于江者日河淮不靖震

驚

陵寤

主上赫然下詔遣侍臣勘議爰

簡命名德鉅公使董振治之台臺胸有全河首事之初議分黃殺其勢以利淮之出也譬之擊表而提其領操舟而握其柁雖神禹復生無以易此而一時羣口藉藉援孟子排淮注江之說必欲徹毀高堰縱淮東下由是入江入海之議紛然矣信如其說則禹之治淮非



歟台臺屹不為動持論如金石此非秉神禹之智而運補天之力者誰能洞悉至是乎不佞每從邸報中讀大疏未嘗不舉手加額為國議有人賀頃以淮南水利久苦壅墊而臨隄郡縣道里曲折往往有不是知外當路者不佞輒為感嘆因著論曲暢其說此雖與治河之議無涉然而河不治水利不興水利不興貢賦不均此教稼穡平水土任職貢治溝洫古人所以相待而成也蓋台臺疏詞有曰

淮南連歲灾傷非盡天為之由河不治耳深有味乎其言之矣輒敢以小刺馳獻請教伏惟留神省覽焉乃若山斗仰止之懷寒暄問訊之語不敢瀆陳明有專也統希台鑒幸甚

上褚愛翁撫臺

歲臘伏事甯岡春初始得裁謝今忽入夏矣瞻依之懷彌切起居之訊闕然鄉者奏記中有少選專遣之文得無自食其言也乎臺下即不督過下隟沉鬱何以自宣茲特馳一介

上候台禧用杼積悃淮水安瀾明德遠矣萬  
家尸祝世世當不朽即今

聖明眷倚旦晚間

簡召秉衡自是羣望所屬無庸侈譚乃仁人君  
子在上萬姓之仰之也若嘉穀之有膏雨一  
日在事江淮一日之潤也民生利病孳孳不  
厭諏詢而地方隱熒則何敢避再三之瀆不  
乘此時直陳于前乎昨亦折一事業已上瀆  
清嚴數月以來百姓恤恤乎靡有底止此其

情非敢隱

國計而病公家也則有故矣蓋百姓之言曰連  
年苦水十無一稔利害與高寶興化共之即  
不蒙蠲恤顧未有驅遠秦州而過為軒輊者  
今一旦擯其受水之實不使與高寶興化並  
論而且蒙以不水之名直令與通州江都同  
科此於名實之間固已不辨矣自茲以往凡  
遇河伯為殃將仍比于高寶興化為請寬恤  
乎則永折之議業先區以別之矣將遂比於

通州江都無事瀆請乎則剝膚之灾必難比  
而同之矣失今不一自明將來無所告愬有  
委其田而去之請總歸興化版圖已爾信斯  
言也迫切至情安得不皇皇也不佞甚哀憐  
之輒敢繪圖著書以轉聞於臺下伏惟留神  
幸察焉今道府難於覆請者大都以成議自  
限耳不佞竊謂事有定理議貴適宜如成議  
而盡宜於事理也可無更議如成議而於事  
於理未盡宜也即十易議庸何傷要惟人公  
無我計安民生而已今日之計無如請勘必  
得刺史君親詣下河畫高泰寶興鹽五州縣  
之境無一處不寓目為周覽其形勢辨識其  
疆界而後被水曲折之故可得其詳語具在  
論著中以備採擇夫泰州于興化一體也泰  
州受累于興化則若敵國然興化往往不恤  
其隣灾欲使之去已糧則推以與人集中所  
以有正改漕兌之說也蠲恤與水利不可同  
日而語水利誠興蠲折可無事矣水利不興

日蠲折何濟集中所以有農政專官之請也  
芻蕘之見顧誠不知何如然仰體臺下虛懷  
求瘼之至仁輒敢布其腹心如此惟台慈矜  
咎而貸其狂愚幸甚入

賀之後當在夏仲晉謁臺端宜於此際不遠矣  
容面布區區臨緘不任徒倚戀慕之至

與勘河張洛源掌科

惟門下關中間氣宇內俊人典在諫垣侃侃  
風議一依於正直忠厚未佞即未登龍門而  
御李然已傾雅望而識世有韓荊州矣頃河  
淮弗順于軌

陵寢震驚

主上簡於衆得高明往任勘議當斯時也人謂  
門下奏產也於東南非素習河與淮未涉歷  
也羣議囂吹聚訟之章幾於山積四方傾耳  
聽門下何以斷之已而分導之疏幾上具見  
確論民業不失望矣而最後定志責成一疏  
縷縷數千言明淮必當合河入海高堰必當

為淮南固守紛紛之議始定抑何其慷慨中  
機宜也歛衽環讀深為國議有人賀獨觀昭  
曠之原良工心甚苦哉其尤所嘆服者凡門  
下所以來為奉

命勘河則安

陵寢當第一義泗人訛傳遠近駭懼見稍不定  
誰能剖析其妄而略無所眩惑搖動其間哉  
門下明日張膽直論極言皆人所不敢出釋  
主上之疑關橫議之口商是以還治河有定論

矣擔當負荷異日重器再為

朝廷有人賀惟是淮南昏墊漕隄頻決州縣患  
苦往往有不得盡達於當路者則前日永析  
之舉是已不佞以桑梓不勝哀憐留都多暇  
日特為繪圖著書以申其說此與治河之議  
似不相關然而河渠水利兩者實相表裏善  
乎河臺之疏有曰淮南頻歲灾傷非必盡出  
於天由河不治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河  
治矣而水利不興貢賦不均柰之何其使斯

民向隅而泣也輒敢以未議馳使而獻之左  
右幸一寓目焉儻有慨然感懷者乎門下諫  
官也車轍馬跡所至地方利病凡有見聞得  
具以還報

天子諏謀詢度詩人所為咏皇華也漢長孺奉  
使河內見饑民能以便宜發賑活者數萬家  
矧地方在勘議之內而轉圜非便宜之假門  
下名賢當過長孺遠甚儻役墨卿一裸牘淮  
南百萬生靈二天之庇也然而非所敢望也  
僕久懷嚮往又天下事非一人家私事敢布  
腹心伏惟裁答

與楊華端鹽法

惟釐政大計兩淮於天下為甲

天子命驄馬使監臨之并漕儲河道吏治民生  
挈而畀之兼理焉厥任不稱甚重哉臺下奉  
妙簡而來也蓋羣望所歸屬云他可勿論獨民  
生待命於河道今時利病最切蓋漕隄頻年  
屢決高泰寶興鹽五州縣仰而受其沉溺之

害于今三十年矣理窮數極當事者不得已  
為永析之議以救之高寶興化業已奉

題允而泰州雲霓之望非止嘆其不均而已蓋  
有被水之實而蒙以不水之名名實之際欲  
辨之而無從也不佞因為繪圖著論佐父老  
曲暢其義以告于當路仁人君子冀垂憫焉  
計臺下東巡其道塗必出安豐東臺之間其  
時日當於夏杪秋初之候常年河伯為殃此  
正其際矣儻命舟取道興化以及泰州於時  
展覽圖冊按而詢之當盡得其狀有如徵藉  
福靈萬一伏秋之水天幸不作然阡陌多沉  
於沮洳疆界不異於昭陽論中所謂不水之  
年猶水也不灾之年猶灾也益可知其十無  
一稔之由矣敢預成書以請伏惟留神採納  
地方幸甚至如山斗之仰嚮往之誠積衷有  
素瞻謁無由有東嚮九頓首而已并乞崇鑒  
臨緘不任瞻依延竚之至

簡陳楚石操臺

淮南之有鴻水也自隆慶三年始今且三十年矣決隄沉田無歲不患苦之夫隄內州縣可指數也乃有不盡知於當路者因而蠲折之請不均百姓皇皇即有控告不得盡其曲折不佞不勝哀憐為繪圖著論以代父老之口昨蒙枉重略而陳其槩矣書成輒敢呈覽臺下肅清江海鯨鯢遠遁赤子不有寧宇乎然外享清平之福而內迫沉溺之災此一方者或亦臺下所軫念不以越俎而若為弗聞也伏惟留神省鑒幸甚

簡段毅菴巡江

維揚一郡高秦寶興臺下久所經歷之地也鴻水為災此四州縣者曾可軒輕乎使槩不蒙其蠲恤則已今蠲恤而又過為軒輕也不平之鳴何能禁之臺下昔父母今王父母矣觀風問俗無煩咨諏當具得其疾苦之狀新刻奉覽其中反覆之詞雖似蕪冗然其憂之也切故其說之也詳閭閻不得已之情伏惟



垂意幸答

簡黃同春屯馬

驄車新

簡江北雖未奉有轍跡然照臨所被即幽潛閭  
留庶幾耀於光明之下矣維揚高泰寶興均  
水國也連年河伯凶殃迄無寧止頃者三方  
業蒙永析之請一方偶不及也父老奚為  
後我之嘆不能自達不佞謹代為之言特以  
呈覽地方利病小民疾苦諒觀風者所樂聞  
也儻蒙採擇當不以職事不相關而秦越之  
矣如何如何

簡馬步遮倉院

惟廣陵之賦漕糧與鳳陽米兼重昨以地方  
苦水鳳陽米業蒙前院陳筠荷老公祖具  
題稍從寬恤矣地方久而歌思比于南國甘棠  
近漕糧永折之議有所軒輕小民病其不均  
語具在圖刻中謹呈覽異日行郡縣執以問  
父老當備悉其艱苦之情也觀風者得無有

痼瘕之念乎不盡

與陳耐菴侍御

逞者讀治河大疏於淮南利害明如燭照其  
列被水地方未嘗捐泰州不與也蓋閱歷久  
則其聞見也必真聞見真則其辨說也自悉  
頃永折之議泰州不列毋亦未得於親歷耶  
百姓皇皇未已不佞為繪圖著論佐父老控  
於當路惟門下於舊赤子加意必切專用請  
教前疏有之矣其詞曰渠非衽席我者乎昔  
嘗視由已溺矣夫由溺之思衽席之庶豈以  
今昔有二心也儼蒙採擇淮南隄內一路均  
受其賜不特寶應一邑戴甘棠而已

再與蔣元軒代巡

前者嘗言上塵清覽尋鄉人有渡江來者傳  
聞上為其詞業已行道府覆勘矣夫父老之  
詞不踰數行耳不惟紙上有不盡之情即臺  
下霽威延見問其疾苦顧片時數語不啻若  
自其口出也昨付之剖劄擬於萬言書以佐

其鳴甚非得已臺下儻不屑越而寓目之乎  
不知有當採擇否夫業蒙行勘當有定論道  
府兩公祖為地方至仁也然不能不疑於先  
後異同而為之躊躇也者不佞竊計天下事  
顧揆之天理人情何如耳如其理與情兩無  
拂也即永永不變可也如其理與情未盡宜  
也即十更之可也適以為虛適以為公適以  
見其無我先後異同何病焉或謂一事兩疏  
廟堂不相信乎則一在未勘之前前者未詳一  
在覆勘之後後者始確非比例而請也或謂  
告非其時姑俟諸異日乎則此一時也既責  
其太急而不之聽彼一時也又責其後期而  
不肯從將奚適而可也若曰初失於議矣因  
是執有成心而遂終謂秦州不與興化高寶  
同也以實前言則非不佞所敢聞矣然不佞  
固諒道府兩君子必不爾爾今日之策必得  
郡守公親勘又必得畫下河五州縣之境畫  
勘而後曲折始無壅而不達之虞渙然於先

後異同之疑而慨然於先後詳略之故則一方幸收於桑榆而三方不偏於雨露斯大道之公已况自臺下為之地方本其所夙按而真知萬萬與耳食者有間蹠補撫臺之所未備又於異同之嫌更渾然其無跡也哉機不易投時難再違士民是以如是其急也至農政專官之議其利有十漕免正改之說其害獨偏此理數已極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也統惟詳答寬其再三之瀆諒其迫切之情不佞幸甚地方幸甚續有書啓一卷請教并希鑒之臨楮悚仄

與劉豫川郡丞

惟河上之借重也有年矣躬自胼胝蒙被霜露勞苦而功高平成永賴之績爛焉其為明德不已遠乎殊旌以肅異等尋當有不次之擢矣日者興化永祈建議始於歐陽尋又以高寶類議業奉題

允浩蕩之恩三方民歌舞之然不有向隅而泣

者乎蓋高泰寶興一體也驅遠秦州列於不  
水之鄉自今日永折始辟諸魯衛兄弟之國  
也辟諸秦越仇讐之邦也以魯衛而等於秦  
越以兄弟而剪為仇讐利害同而肥瘠兩視  
之欲其無吝不可得已語具在集中謹獻以  
備河上清覽焉不佞又謂漕隄以外得門下  
治之矣漕隄以內水利農政更得有專治之  
如門下者則民生兩利之道也由前之說則  
一州屬望於桑榆由後之說則一路均受其  
蔭庇惟高明力贊於當路以慰萬姓雲霓之  
望功德不朽臨楮不任瞻企

與徐躍玉司李

日法星蒞郡謁監司于海陵時不佞在里中  
亟擬樞筵登賀此報竣謁刺已在申質明則  
馬首西矣掉臂失此良晤有懷歎然尋經邗  
水之上值車轍有事淮陰無由望見顏色豈  
喜御而登龍門固自有數耶門下清標邃學  
筮仕而提三尺側聞蒞政恪而用法平然猶

加意民瘼不厭咨諏蓋蔀屋之下無不仰日月而徹於照臨者曾亦聞年來河伯為殃之故也乎廣陵為州邑者十而獨高泰興寶居湖以東賦稅出於水中其利與害實相唇齒頃蠲折之議適及三方泰州不與焉百姓皇皇四走訴哀時直柏公未入境需之至今不啻枯旱之望雨也昨父老陳情而命不佞佐其說謹馳上記室惟仁人君子重哀憐之今郡守公化成心為太虐直柏公聞疾苦若痼瘵必俱從門下問政一言贊助重於九鼎百萬生靈戴若二天謹因獻書之便附八行為介紹先通姓名於左右若其問起居而抒嚮往則少選齋捧之後當過里門伏謁且有日矣茲不贅陳統希崇鑒

與翁周楚大尹

日承枉重衡茅一聆警效匆匆遣發攀後者一夕之淹未能也無何趨上豐邑矣亦不即脩咫尺之書相問耿耿如何門下雄文粹學

筮仕昭陽雖百里非棲鳳之所而一方烟福星之照詎謂不徼有天幸哉側聞口碑推心保赤惟日孳孳斯其精神措注固已非簿書俗吏可同日語已頃得水利圖說環而觀之厚矣哉仁人之用意也閭閻疾苦前有歐疏今有翁圖一時比兩公於召杜良非虛譽安行百子駿布在天下昭陽之民何幸焉泰州隣封也以門下仁心為質秦人即興人何問隣封乃彩鷁從凌亭閣入泰州境見其沉溺之狀於興化有兩否周環數百里於興化多寡分數若何竊謂借寇地方宜無如門下日往來其間見之真切顧泰州不幸有上河或亦門下所未察輒敢以近所著書奉塵清覽試以上下河賦稅一相提而較泰州興化利害可分而兩耶夫高泰寶興鹽五州縣一體也其在隄以內如人之有五內也五內有一經受病未有各經不因而病者亦未有調養四經而一經獨捐棄以為不須調養者今驅

遠秦州不與於水是五內獨遺其一則何以  
成身而謂人乎語具在集中惟門下弘一體  
之義贊助當路毋若敵國之有曲防秦人視  
越人之肥瘠則幸矣臨楮不勝大願

報里中士大夫

惟先達長者鄉邦善於里人之困於水也與  
蠲折之不助也赴思當路情固宜然惟若先  
生一言不啻言及若小使小子何能為後願  
辱明命以景祥之誼相勛即有胸無心忍以

綿薄自外高義陪京多暇日特著為書藉手  
以告之當路或萬有一之垂念焉謹具請正  
蓋當路非有意為軒輊毋亦以上河之故掩  
而未察耳今圖以別之矣論以暢之矣使上  
下截然不相混也開當路之疑代小民之口  
庶幾有轉移之望乎區區管見如此并以報  
命惟我先達長者不吝穎削而教之

報里中上舍及通學諸丈

日在里中諸丈聚族而及不佞之門也以蠲



折不均責之使言具見公舉昨父老渡江而  
來又辱手書諄諄懔懔若不能一日安焉者  
夫國學鄉校公論所自出諸丈秉大義為鄉  
黨而又以大義責不佞夫不佞生於斯長於  
斯將焉避之叨從薦紳之後所不與諸丈同  
心者有如日頃聞直指公按部凡厥冠裳亦  
既有呈矣不佞謹撫拾諸丈之緒論著為一  
書以上尊使奉覽且以報命其中論改兌亦  
甚詳蓋與永折雖兩事然其關地方利病則  
一前諸丈言擲者改兌已誤今再誤是又踰  
覆轍矣不容緩也是以并論著之惟諸丈所  
裁訂焉

報里中諸父老

留京去里之雖不遙然長江天塹何可勞衆  
父老遠涉而來耶昨承羣然而顧我邸舍也  
責不肖以桑梓大義不肖甚皇恐愧綿薄何  
能仰承諸父老之命然諸父老里中斑白不  
肯即安于家而奔走道塗跋涉江表其愛鄉

里甚厚而望不肖最殷也則何敢辭惟不肖  
之受父書也廩于庠父老輸之率而一第也  
兩有坊父老又為我助喜而迎之此纖毫皆  
朝廷之恩抑纖毫皆父老之賜也其何敢忘今  
日之事使隱正賦而損公家徒徇父老之請  
上欺

朝廷下要譽於鄉黨朋友義之所不敢出也不  
幸而頻年重灾流離轉徙迄無寧止其狀乃  
不得盡知於當路嘆覆盆而泣向隅父老之

情亦孔棘矣使

主上聞之恐亦動念以吾從大夫之後不體  
朝廷愛民之意而徒退託以拒父老之請心之  
所不忍恣也苟可裨於桑梓曾何愛於髮膚  
念父老控于當路詞或不能達意而又怵於  
威嚴口遠遠不能道詞謹述父老之旨而著  
之書以代父老宣言今特傳覽夫以一州百  
萬生靈當路豈有意棄置之天誘其衷豁然  
興泰一體之誼為拯民而出於陷溺猶反手

耳惟父老其安意待命焉毋徒自苦為也

再與郭一陽太守

前以著書上塵記室書發之二日鄉人有至留都者傳言直指公按部時臺下正臨泰州士民以永折事具告臺下謂此非告災之時也士民何急急乃爾此豈臺下有意拒士民之請哉謂非其時則誠然矣非其時而欲官府再議則誠難矣士民亦豈不諱臺下之心而體其難處之情哉第所謂非其時則似猶

謂偶灾者言耳是臺下終不信泰州同於高寶興化而列於常灾之地方也以愛民懇以如臺下千載一遇而泰州獨不見信於臺下也則豈非秦州萬民之命致然哉夫永折之議原起於興化歐陽尹彼一縣之主專為一縣則然臺下一郡之主也不可同日語矣但度臺下之意先後異同難於覆請不無費躊躇者不佞終夜思之不若以高寶興遇水則改折遇不水則仍舊而後各得其平無不

均之嘆也何也蓋大水之年同災矣高寶興  
 化獨蒙蠲恤之恩泰州將曰彼災則恤也我  
 災則厲也欲無怨焉不可得已不水之年同  
 熟矣高寶興化猶然享蠲折之利泰州將曰  
 彼今熟也尚爾蒙恤我昔災也何乃為厲欲  
 不追怨焉亦不可得已則何如以高寶興化  
 熟年之蠲折而移為泰州災年之蠲折也豈  
 不兩平而無憾也哉而斯以言不若槩不永  
 折之為平也此後仍視水與不水之年臨時

奇如此則參萬肆千餘頃者可知矣以拾壹  
 石肆斗如此則伍萬貳千叁百者又可知矣  
 以不佞切有祿食納不耕之稅自量此生尚  
 能堪之其他細民惟見流離轉徙日不聊生  
 而已惟是不佞親嘗其甘苦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耳若坐中有譚虎者一人怡然一人色  
 變則謂之不遭之殊也不佞固譚虎而色變  
 者也以此深知細民之痛毒不啻倒懸故因  
 父老之請敢布腹心若曰以此柒頃之田而

自為求恤之計則惟

天日共鑒此心不敢欺也若曰避此染項之嫌而不恤桑梓之急則亦惟

天日共鑒此心不為也故乎無論狂愚已甚

幸台慈曲貸而諒其心焉昔韓愈有言惟閣

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閣下可以此言進蓋

進言之道也

之度而有成如不及從善如轉

圜不佞仰止有日矣何可當世而失諸侯自

酌量具題則灾有寬政孰無損

國兩利之道無便於此矣此一策也不然者請

以秦州近代興化正兌壹萬伍千改還而相

與易焉蓋正兌折也以兌亦折也興化業永

折矣何必分正改稍為秦州魁倒懸之苦亦

自公平此一策也又不然者請以一府改兌

見存柒千石為秦州易正兌而通融之此自

漕司酌派無煩題請一轉移之間而糧無失

額民獲昭蘇無不可者此又一策也以此三

者更議儻無先後異同之嫌否乎竊謂同其  
害者亦當同其利此兩州兩縣不可岐而二  
也管窺之見如此惟臺下幸熟答之不佞千  
戶所籍也於州民無相干涉久人遺有薄田  
強半在上河其在下河者亦崇頃貳拾柒畝  
坐秋米拾壹石肆斗有奇年該納銀拾壹兩  
肆錢有奇參拾年米曾無顆粒之入賙過糧  
銀通計叁百伍拾兩有奇以不佞一人如此  
則編戶壹百伍拾貳里者可知矣以柒頃有

不佞之進此言也雖為秦州一隅然而實非  
一家私事也自臺下之聞此言也雖止秦州  
一事然而實係一郡政體也且也非特一家  
一郡而已天下為公之道亦若斯矣夫立人  
達人不佞學而未能萬物一體臺下擴而愈  
大異日即當軸秉衡自無難處之事不佞宇  
下赤子謂於臺下無一言之益不可也惟仁  
人君子遷思回慮是究是圖即不然亦聽愁  
寘之若狂愚之臯容日負荆也須首請謝不

